



那段風起雲湧的年代

13週年館慶暨回顧文化協會
主題系列講座側記

一場又一場精彩的講演，在臺文館圖書室裡進行著。林柏維教授、廖振富館長、李南衡先生及周婉窈教授，分別從各自研究領域及生命經驗切入主軸，分享他們的獨到思維及見解。

熟悉臺灣歷史和臺灣文學館歷史的人都知道，「臺灣文化協會」不僅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影響臺灣社會最深遠的啟蒙運動組織，無獨有偶，文協和臺文館的「生日」也落在同一天。毫無疑問，我們選擇10月17日這一天作為開館日，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當年有一群人，為了喚起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前仆後繼地以各式藝文活動，開拓我們的視野，為臺灣主體性做出貢獻。因此，每年到了10月，我們都會邀請關心臺灣歷史及文化的前輩，藉由館慶相聚的時刻，緬懷過去，繼往開來，為了美好的願景繼續奮力前行。

今年度我們以回顧臺灣文化協會、漫談臺灣文化為主軸，邀請到研究臺灣文化協會用力甚深的前輩及學者們蒞館演講。其中，林柏維教授、廖振富館長、李南衡先生及周婉窈教授，分別從各自研究領域及生命經驗切入主軸，分享他們的獨到思維及見解，現場聽眾無論青絲或白髮，都熱烈地予以回應及提問。一場又一場精彩的講演，在臺文館圖書室裡進行著，一旁即是懸掛各式旗幟與口號標語的「風起雲湧的年代——臺灣文化協會主題展」，讓筆者在傾刻間，恍若身在當年的「講習會」歷史現場，重新領略了當年那風起雲湧的文協年代……

臺灣文化協會的現代意義／林柏維

第一場演講，是由南臺科技大學林柏維教授所主講。林教授長期研究並關心臺灣文化協會的歷史，曾著有《臺灣文化協會滄桑》、《狂飆的年代：近代臺灣社會菁英群像》、《密碼與光譜：臺灣為中心的歷史知識論》等專書。林教授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研究的時間非常早，後期在研究臺灣文化協會歷史的研究者，幾乎都拜讀過林柏維教授的書。本館主持人開場介紹之後，林教授謙稱自己只是佔了先機，因為在過去的年代，研究臺灣是一個禁忌。但是他認為歷史並沒有過去，需要我們常常去認識她，藉由認識了解，重新重視我們自己的歷史。

在兩個小時的演講中，林教授以豐富的照片及史料為現場聽眾介紹這個由傳統仕紳、海外留學生及本土知識菁英所組成的臺灣文化協會歷史軌跡。他以「狂飆的年代」來形容當時臺灣



文——羅聿倫
展示教育組

攝影——羅聿倫、林佩蓉

文化協會所處的國際情勢及社會背景，其目標為建設臺灣的特種文化、提高臺灣人品格、用臺灣話喚起民族意識。林教授並提出「文化啟蒙」、「議會政治」及「政治運動」等三個觀察文協活動的重點。在文協後期的認同意識與路線爭議上，林教授提出了當年「統合或者獨立」、「議會路線民主政治」、「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三個議題，與現場觀眾交流互動。

臺灣文化協會是臺灣現代史上第一個啟蒙運動團體，她對臺灣的影響，不僅顯現在文化上，更顯現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上。文協的活動，反映出日據時代中臺灣人的思想、文化與社會動態，這些議題至今仍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辯論的焦點，林柏維教授試圖將之與現當代做對照，希望在讓大家反思之餘，理解到這段歷史是值得我們珍惜與驕傲的文化遺產。

兩位清水來的「抗日英雄」——蔡惠如、廖添丁的故事／廖振富



今年九月才就任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廖館長，研究方向以古典文學為主，同時致力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普及與推廣。演講一開始，廖館長即以這兩位人物直接破題：一位是相貌堂堂，眉宇之間散發英氣，在1920年代抗日民主運動中爭取議會自治及言論自由的文化抗日志士蔡惠如；一位是家喻戶曉，鄉野傳奇中能飛天鑽地、桀傲不馴，日本警察怎樣也抓不到的臺灣義賊廖添丁。為何要將這兩位放在一起，做為對照？一來他們都是

清水人，二則他們只相差兩歲，第三，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所謂的抗日英雄。

廖館長略帶感慨地說，他今天不是要戳破廖添丁神話，讓大家對這位抗日英雄的形象幻滅，而是要引導大家思考，臺灣在歷史和文學上有許多片段及空白，為何有些廣為流傳，有些卻為世人所淡忘？這些現象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值得讓大家深思。好比前者蔡惠如是從容赴義、符合歷史事實的抗日英雄；後者廖添丁雖然部分不符史實，但卻是民間深信不已，甚至將之神格化的抗日英雄。

「每個時代都需要英雄」，但廖館長意味深長地闡釋所謂「英雄」，很多時候是民族運動、政治操作或群眾心理所造成的結果，民主的時代裡，我們其實不應該再期待英雄，或是崇拜英雄。或許廖添丁本人沒有那麼偉大的情操，但在動亂的時候，大家就會期待一位橫空出世，「可以跟警察作對，一天到晚在不滿日本的法律，可是警察就是拿他沒辦法」的抗日英雄，而這就被民間穿鑿附會最直接有利的原因。

相較於盛名遠播的廖添丁，蔡惠如相形失色。雖然出錢出力、無私貢獻幾至傾家蕩產，還因推動議會設置遭到逮捕審訊，只因為一來（應該）沒有武功，二來又被日警逮捕審訊，即便有百位鄉親聲援送行，這些英雄事蹟最終只能留在過時的報紙和成堆文獻中，年代一久就被遺忘了，反而沒有太多想像空間，徒留悲壯，令觀者不勝唏噓。這樣的現象所反映出的事實是，

臺灣歷史研究在過去長期被忽視，以至於像蔡惠如這樣的抗日運動人士資料零散，蒐集困難，不利於研究開展。如果我們對過去的歷史有更多的發掘，或許對於這些歷史人物就能有更為公正的評價。但無論如何，這兩位清水人以不同的行動及理念，都共同見證了曾經風起雲湧的那段抗日歷史，廖館長也期許這些資料能夠刺激大家迸發出更多想像空間及可能性，賦予史料新生命。

當年我遇見了臺灣文學前輩／李南衡

李南衡先生為人幽默風趣，妙語如珠，但更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臺灣文學的關懷及貢獻。李先生曾主編過《日據下臺灣新文學》，保存日治時期的許多重要文獻，成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籍。亦曾在《民生報》、《聯合報》、《皇冠》雜誌等刊物開闢專欄，與友人合組綠色和平電臺並擔任主持人，以嘲諷、幽默、不拘俗套的手法，將關懷角度轉移到對整個社會的觀察。

李南衡先生當天用了一個時事梗來為演講開場。他拿起手中一本1970年出版的《偶像的破壞者》(文星書局出版)，該書主編曾在出版此書前，請他在卡謬、沙特等純文學領域之外的作家，推薦一位跟詩或音樂相關的作家。李先生略帶得意的說，他當時推薦了巴布·狄倫(Bob Dylan，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頗有慧眼識英雄之感。



演講中，李先生以當年編纂《賴和先生全集》(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為例，細數曾經受益良多的文學界前輩，包括楊雲萍教授、楊逵先生、黃得時教授、王昶雄先生、蔡秋桐先生、王呈祿先生等。回憶起當時到楊逵住所拜訪時，發現廚房裡那鍋粥裡居然「連3粒米都沒有」，想拿紅包給楊逵，楊也不接受，於是李先生索性直接買營養品給楊逵先生，足見李南衡先生敦厚的一面。由於資料蒐集需要拜訪許多前輩，李先生還跟現場觀眾分享了一個有用的「撇步」，就是帶著那位前輩的作品登門拜訪，「準沒錯」。另外也要恪守信用，跟別人借來的珍貴史料，不管數量再多再龐雜，也一定會在兩個禮拜內完成影印、閱讀及分類的工作，準時歸還，才不會辜負別人對自己的信任。

昔日的臺語爆笑大師功力依然不減。席間，李南衡先生自言後悔太晚開始整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轉頭一想，如果太早開始，可能被ㄅㄞㄞ(槍斃)掉了；但後來又想，如果再晚點編(這套書)，可能也找不到人問了。又提到，他兒子曾經說，當年他爸沒有被抓去關有點可惜，不然他媽媽現在很可能就是立委。輕描淡寫，機鋒內斂，這就是李南衡先生的笑話風格。年輕時的一個簡單問題，「臺灣有文學嗎？」，開啟了他此生臺灣文學踏查之旅，從王呈祿先生到楊雲萍先生，從楊逵先生到黃得時先生，李南衡蒐集到的資料成果豐碩，造福無數臺灣文學研究者。

從歷史看臺灣文化：傳承、轉化、融合與創發／周婉窈

周婉窈老師的研究專長為臺灣史與東亞／東南亞海洋史，其書寫兼及學術專業與普及性，同時對於「轉型正義」有其深刻論述。近年來關注的焦點包括高中課綱微調、檔案史料等教育及社會議題。當天下午，周婉窈老師來到文學館，給現場聽眾上了一堂既紮實、但視野又開闊的「歷史課」。



關於如何思考歷史，周老師提到歷史可以有三個層面，一是我們所熟知，作為史實的歷史（history it was），也就是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盡量趨近於過去發生的情況；第二及第三比較不為人知，是分別作為泉源的歷史（as inspiration）和作為教訓的歷史（as lesson）。而關於做為文化泉源的歷史，可以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周老師以臺灣泛泰雅族原住民及漢人移墾社會為例，從文獻資料中擷取許多「證據」，足以讓現在的我們心生嚮往之。

周老師認為，原住民傳說及文化可以為我們帶來的啟示可以包括下列四點，第一為泛泰雅族原住民的「射日傳說」，周老師視其為重視集體合作而非個人英雄主義的寓言。第二為「平等、自主、共和的精神」，周老師以泛泰雅文化群為例，推崇其政治組織，認為是真正的共和制度，與近代歐美社會主義有相似之處。第三為「戰爭中不得侵犯女性的原則」，雖然這跟原住民對於侵犯女性可能會帶來不幸與災難的迷信有關，但與近代其他國家相比，在實踐層面上，仍然足堪現代社會的典範。第四是「注重智慧財產權」，以泛泰雅族群婦女織布上的圖案為例，如果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取用，會有相應的懲罰。足見上述這些近現代才發展出來的觀念，其實在早期臺灣原住民部落社會中早已出現。

進入到歷史時期的漢人移墾社會，則有更多史料可供印證。舉凡男子皆具俠義精神、女子則享有高度自由，相對於福建地區，較不受嚴苛禮教拘束。周老師列舉《諸羅縣志》、《續修臺灣縣志》中所描述，記載著「輕財尚義、視疏者親」、「有疏離窮乏者，振之必使得所」、「民雖貧不為奴婢」、「疾病相扶，死喪相助，棺殮埋葬，鄰里皆躬親之……此風較內地猶厚」等，當時婦女甚至「不艷飾不登車，其夫親為駕之」，在場聽眾個個聽得聚精會神，如同聽聞桃花源一般，為之嚮往。

「歷史並不全然等於過去，歷史也可以有未來的向度」，周婉窈老師期許當代的我們可以延續文協精神，繼續追求文化上的啟蒙，並且重視歷史思維的培養。臺灣經歷過不同的政權統治，如果這些外來文化有值得學習之處，不仿以開放的心胸繼承、發揚光大，截長補短，相信最後一定可以轉化成可長可久，可成為文化泉源的要素。✎